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〇一號

據民國潘龍光等修張嘉謀等纂
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
影印

河南省

西華縣續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艱難，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志，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敬啟者新修續志稿以時局緊急迫懼有散佚倉卒付印幸於戰雲密佈空襲頻傳期間勉強出書其中字句訛誤格式錯落之處無暇詳爲校讐除於卷末附具勘誤表外謹此聲明敬請鑒宥

西華縣修志館謹啟

民國廿七年
元月

序

西華呂君秉離與其同縣諸君子續修縣志謙不自是攜藁臨汴邀王君從周馬君筠岑以授嘉謀使爲校訂嘉謀嘗同秉離從事諮議局三年意甚相得不敢固辭乃與筠岑及孟津萬君寶禎唐河王君貞夫分別補正其不避艱阻竟成之者則王君祥甫甯君揆安之力也方事之殷敵機襲汴彈適落吾廬左右爆發者三飛鐵庭中屋瓦皆震筠岑乃假西南城坡碱土試驗場以居祥甫諸君茅舍面城水環其外警報頻傳丹鉛罔懈遇有牴牾不能遽決須取證於圖籍而汴垣文化機關多已遷避遠縣無可考覈時迫急就既不能如汪梅村續修江甯府志之詳憂深過存又不得如陸祁孫鄒城續志之簡譬彼築室不剪茅茨亦猶梓材弗勤丹漆斲手虧質幾無以自解于大匠之旁迴溯桐岡先生乾隆修志之時海宇清平民物豐裕先生於春樹秋波曉煙夕照中攜拊訪碑從容著述由今視之不啻天上俯仰身世感慨愴涼蓋非徒才力不逮爲可媿也昔商高宗之代鬼方三年乃克詩人頌之則曰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今當持久抗戰西華佳子弟多在戰區最前綫上其壯懷之激烈方期最後戰勝還我河山東朝鮮北勒燕然進而謀瀛環全人類永久和平他日海外凱旋投戈講藝泛清潁履箕城祇謁高宗廟庭試爲述彼都殷遺歷世顒顒望我華風因舉其衣冠文

物相與攷定華邑所傳傳說甘盤諸古畫圖是否合符嘉謀雖篤老無似當願從秉離諸君子之後重補是志以紀四海來假之盛也南陽張嘉謀謹序

序

續西華縣志爲卷十有四而爲志十有六首圖考參之古今合之鄉區方田以爲質地文以爲用大都本之實測不憑目巧大事記考之往古運以編年疆域志本之舊志參考歷代史地詳具區域名稱附以新考古蹟河渠則沙潁賈洪爲幹清水清流潁水土壩枯汾爲支各考源流附具橋梁堤防職官於乾嘉來之官斯土者依班書百官表例首列以表後列名宦以傳民政則舉社會習尙之異歌謠方言農諺之殊與夫偏災賑濟之事隸于民政者屬焉財政記收入支出歲計之數建設記農林工商交通民事之實教育則記公私學校社會民衆教育之籍司法通官屬監獄看守所法入等項而錄視察之報告兵防則統城防保安警察壯丁而記武備之崖略藝文依班書例不收單篇金石依授堂金石三跋暨蔣藩河南通志金石略例分別著錄存目人物則依班書古今人物表例通後漢以來截至近代人物而統之以表截自舊志以外或補或續而別之以傳文徵收載軼篇斷簡與藝文相表裏掌故搜羅故事成案以庶政爲標準各有子目大事記藝文金石人物文徵略次時代職官財政建設教育人物各有列表前乎此而爲志者有萬曆庚子之胡志有順治庚寅之王志有康熙之續志有楊安辯之續志有乾隆甲戌之宋志萬曆康熙暨安辯志不可見矣今據乾隆

志首冠之王敬民序萬曆志大約爲卷七爲目十五順治志僅存孤本爲卷八爲志九爲目五十三較胡志詳矣乾隆志爲卷十四爲志十爲目八十有奇較順治尤加詳焉今定名西華縣續志蓋以繼乾隆志而作也爲卷十四爲類十六爲子目六十較順治爲詳較乾隆志又爲省其詳不得爲典瞻其省不得爲謹嚴時事所有不能遺之舊志所有不敢襲之順時代之進化而復不能抑思古之幽情是故首之以圖考欲入境而問俗者可按圖以索驥也民族文野之分世運隆污之辨皆視其國內所有事故先之以大事記事生於人人本乎土故受之以疆域疆域之分以名山大川爲識西華無名山而十二水分派交流故受之以河渠有此土有此人無紀綱不可以爲治故受之以職官官之所牧者民如水之載舟覆舟也故受之以民政民之所由聚曰財故受之以財政財之所由生有道故受之以建設富先於教教以育才故受之以教育自是而不率教者不可以無所懲故受之以司法法兼民刑二事刑之大者莫如甲兵故受之以兵防法戒施之一時而文字傳之無窮故受之以藝文壽世之文莫如金石故受之以金石極文史之載籍文人學士之所炫耀莫非人物之表現也故受之以人物蘭芷移而仍芳縈絲柔而能貞故以流寓列女麗焉人事浹矣記載周矣而文人之心精不可沒也故繼之以文徵可徵者不惟其文惟其事故繼之以掌故終焉孟津

萬寶楨記

序

邑有志猶國有史史國家有專官志則徵諸邑里之見聞以爲一邑之典邑人士與有責焉所以備觀覽資興起藉挽世道人心於不敝也西華舊隸陳郡箕聖衍疇與庖犧畫卦後先輝映爲地理歷史上放大光明生斯土者沐浴聖化代有傳人其盛也冠裳文武固屬不可磨滅卽降至近代天時人事之變遷物質文明之進步政治哲學之磅礴鬱積恆與時會俱新不有記載奚以示後但前明邑志不可復見清順治十年己酉王禹烈吳偶子兩先生重修縣志迄乾隆十八年癸酉相去已百餘載經邑令宋恂議修已致憾於文獻之不足矧由乾隆至今將二百年載籍缺略杞宋同慨兼值國體變更兵燹頻仍老成凋謝卷帙蕩然調查之難又當倍徙憶此次續修肇於民國十二年元月凌先生保生以宿學老儒主持筆政乃採訪就緒編輯未完已於十三年作古遂用停辦延至十四年春幸以菲才濫竽當卽檢點舊稿編輯付繕旋以國家多難又復中輟泊二十二年癸酉秋河南主席劉蒞華諭令提前成書爰協諸同志重事搜討賡續編纂於次年冬脫稿按令頒修志概要有舊志勿輕遺棄之文因商定重印乾隆宋志而以新稿列爲續編凡前志所已載者概不闌入計成續志若干卷如日猥以學殖荒落經驗缺乏病魔侵尋考訂未能周備則憾在己志稿旣成擬早

付梓乃值地方困敝籌款維艱未能如期刊印則憾在物力造次續訪極力徵求而限於時勢終欠詳瞻顧此失彼則又時有窒漏之感各方惠稿珠玉紛披乃以格於體例限於篇幅兼收既有未能別擇尤難精常則更不免疏誤之弊志書爲一縣典冊關係極爲重大有此數端曷敢問世因攜稿赴汴就正於旅汴諸君子並共同商請老友南陽張中孚及孟津萬寶禎兩先生重行釐訂詳爲纂改奮生花之妙筆搜滄海之遺珠煉蝸石而補天運郢斤以去垢歷時一載卒成全書體例既已謹嚴壁壘尤見峻整真所謂點頑鐵以成金施寶航以濟世者矣所尤難者在國難嚴重期間敵機肆擾而纂述不輟終於羽檄紛馳兵戈擾攘中付之鉛槧俾南與諸同志得免貽誤之譏是則尤應銘諸五中畢生弗忘也已民國二十七年元月呂應南謹識

西華縣續志

監修

河南西華縣縣長潘龍光錫之湖北麻城

河南西華縣縣長仇曾祐受天山西曲沃

河南西華縣縣長楚博叔和河南滎陽

前館長

清丁酉科拔貢凌甲煥保生

館長

清乙酉科舉人涉縣教諭呂應南秉麗

纂修

河南通志館纂修張嘉謀中孚南陽

前湯陰縣縣長萬寶楨孟津

河南災童教養院院長 王從周邑人

編輯

朱潤藻 仲和 劉文選 彬儒 凌金釗 勵齋 甯謐 揆安 李振鏞 警辰

協修

王得一 貞夫 唐河 王之瑞 祥甫 以字行 馬兆驤 筠岑 王海泉 濟平 王璋 拱璧 黃炎離 醒午

校訂

高照臨 炳光 郭泰崗 壽山 武玉章 琢庵 郭俊賢 挺英 杜同力 子勁 趙振昌 培五

劉敬梓 恂如 甯士任 莘民 王秉乾

勸辦

展書堂 秀文 魏鳳樓 建亭 時同然 慶齋 張學禮 執中 郭玉璜 渭亭 王瑋 黃石

王琯 陵南 王凌震 春霆 劉瑞鼎 祥五 杜作楷 端甫 高書田 香齋 高硯田 墨林

張福亭 坦然 金文燦 耀彩 尤振華 榮甫 孫資捷 殿魁 胡元英 殿魁 胡震霖 電生

王雄飛 鵬九 王冠三 劉章華 仲宜 湖北 李也蘋 之非 扶溝 汲壽彭 錢孫 鹿邑 吳化民 寶豐

採訪

朱潤葆 叔愷

張鳳崗 鳴皋

田楷 端甫

袁存用

蔡培德

郭照藜

金在鎔

張獻文 彥如

張彥起 俊民

王欽唐 堯岑

何欽銘 敬齋

王智勇 錫斌

馬兆龍 子衍

李文明 景運

程履謙 吉甫

凌其繇 孟涵

張仿石

胡自恭 滙庵

宋獻徵

凌元衡

朱廷選 良才

賈多勛

會計

凌元瑞 獻甫

繕錄

韓偶文 胡文振

呂鳳至

凌豫桐

劉廷讓

